

莫里哀喜剧故事

MOLIAI

XIJU

GUSHI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莫里哀喜剧故事

金志平 编写

上海教育出版社

莫里哀喜剧故事

金志平 编写

上海教育出版社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崇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字数86,0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本

ISBN 7-5320-1933-0/G·1875 定价: 1.30元

莫里哀小传

莫里哀(1622—1673)是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在世界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讽刺喜剧反映了十七世纪法国社会的尖锐矛盾。为了争取剧本上演，他曾经进行了持久的艰苦奋斗，并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莫里哀本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从事戏剧事业后所起的艺名。他于1622年1月15日出生在巴黎。他家世代经商，父亲让·波克兰是善于经营的挂毯商，在巴黎的闹市区拥有店铺和作坊。十七世纪的法国政府实行卖官鬻爵的制度，富裕的资产者可以用钱购买贵族的称号和官职。让·波克兰于1631年买下“御用室内装饰师”的职务，取得了“王室侍从”的称号。凭借这种可以世袭的小贵人身分，他有机会接近法国国王。

小巴蒂斯特少年时期生活在巴黎市中心圣奥诺雷街拐角处一幢三层楼房内。这幢楼房底层是店铺，上面是住宅，楼房里上了漆的角柱上雕着一群顽

皮的猴子，攀缘在一株桔树上嬉戏，因而又名“猴子阁”。小巴蒂斯特很喜欢这些造型可爱的猴子，时常模仿它们扮鬼脸，后来莫里哀成为著名的喜剧演员，与这种模仿能力不无关系。

1632年，小巴蒂斯特十岁，他的母亲玛丽·克雷塞不幸病逝，给他留下了三个弟妹。第二年，他的父亲续弦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可是三年后她又去世了。从此让·波克兰没有再结婚。有人说，莫里哀的喜剧中母亲的形象不多，父亲的形象有不少是嫖夫，这或许与他的家庭情况有关。

让·波克兰先生为人正直，他耐心地教育孩子，传给他们实干的精神。小巴蒂斯特在“猴子阁”附近的小学里读书，课余时间常与店员和工人混在一起，在店铺里帮忙劳动，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顾客，初步观察并学会了他们的举止和语言。有时，他和一些小同学到离家不远的新桥、多芬广场去游逛，挤在人群中看草台班子和流浪艺人演出的民间闹剧。他的外公路易·克雷塞是个戏迷，总是把大外孙带去一起看戏。祖孙俩把那时在正规剧院上演的名剧几乎都看遍了。小巴蒂斯特尤其对一些著名的丑角感兴趣。后来他曾和脸上扑白粉的姚得赖一起合演他写的名剧《可笑的女才子》。

据说小巴蒂斯特十三四岁时曾向父亲表示，他对做买卖不感兴趣，要继续升学。他父亲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要求，把他送入巴黎一所著名的学校——克莱蒙中学。他在学校里刻苦学习拉丁文和法文，敏

研古希腊罗马大作家的著作，课余还积极参加排演拉丁文戏剧，听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讲学。伽桑狄在当时以“自由思想之子”著称，也就是说具有反宗教迷信的无神论思想。后来莫里哀在喜剧创作中深受伽桑狄无神论思想的影响。这期间，他还曾把古罗马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茨的哲理长诗《物性论》从拉丁文译成法文。

巴蒂斯特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法律，父亲为他买了一张奥尔良大学的法学硕士文凭，使他获得可以做律师的资格。1642年初，又派他代表自己跟随国王路易十三到南方巡视，在行官中实习服务。就在尼姆市附近，巴蒂斯特在一个流浪剧团中遇见美丽的女演员玛德莱娜·贝雅尔。玛德莱娜是一个真诚、勇敢、事业性很强的少女，比巴蒂斯特大四岁，在戏剧界已有些名气。很可能是她启发了这个小伙子立下从事戏剧工作的志向，后来对他的一生又起了重大的影响。

1643年1月3日，年轻的巴蒂斯特写信告诉他父亲，他决定放弃“王室侍从”的承袭权，要求父亲把这个头衔留给他的弟弟。同时，他要求索取属于自己名下应分得的母亲的遗产，决心去当演员，创建剧团。这个消息对让·波克兰先生说来不管是晴天霹雳。因为做“戏子”，在当时的法国是每没门第的行业，虽然1641年路易十三曾下诏确认演戏是正当的职业，但当演员仍会被教会驱逐出教，而且将处处受到社会的歧视，只有贫民不得已才干这种“贱业”。

不管父亲怎样告诫儿子，都无法动摇儿子坚定的信念。让·波克兰先生只好找儿子的一位老师皮内尔，求他劝学生回心转意。不料皮内尔非但未能说服学生，反而在这个学生的热情鼓动下，答应参加他们未来的剧团。

让·波克兰先生无可奈何，给了他的长子一小笔钱。巴蒂斯特就这样离开了安逸的家庭。1643年6月30日，新剧团终于在玛德莱娜·贝雅尔家成立了，正式参加的共十人。剧团取名为“盛名剧团”。巴蒂斯特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莫里哀。他通过改用艺名的行动，表明了自己脱离资产阶级家庭、放弃身份地位的决心，从此他坚定不移地踏上了从事戏剧事业的艰辛道路。

由于新剧团根基不深、经营不佳，1645年就倒闭了。莫里哀作为剧团的出面人受到债主控告而被监禁，不久由父亲保释出狱。贝雅尔一家破了产，莫里哀也负债累累，不少债务直到许多年后才逐渐还清。

“盛名剧团”倒闭了，但失败吓不倒莫里哀，他决定跟贝雅尔兄妹几个一起离开巴黎，加入老艺人夏尔·迪弗雷纳的剧团，到法国南部去巡回演出，就这样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二年的流浪艺人生涯。他们赶着大篷车，风里来雨里去，闯荡了大半个法国。1643年，路易十三去世，由年仅五岁的路易十四继位，实权掌握在首相马萨林手中。这个时期，正是法国君主专制政体逐渐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莫里哀在外省

亲眼看到了起义群众的苦难生活，看到了反动教会的横行，贵族的霸道，这对于他全面了解社会现实，形成进步的批判的思想倾向起了促进的作用。在同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宝贵的资料，也吸收了民间艺术的营养，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巡回演出中，起初他们仅仅演出悲剧，效果一般，于是就加演意大利式即兴喜剧，莫里哀专门扮演其中的滑稽角色，演出效果较好，他的演技也不断得到提高。1650年起莫里哀开始担任剧团的负责人。他深知剧团要在竞争中得到发展，必须拥有自己的受观众欢迎的剧目，为了改变剧团的境遇，他试着为剧团编写了一些闹剧和喜剧。至今，他的早期闹剧大部分都已失传，只保存下来两个：《小丑吃醋记》和《飞医生》。在这两个剧中，莫里哀已初显身手。

1653年3月，莫里哀在里昂演出了他写的第一部五幕韵文剧《冒失鬼》（或名《阴错阳差》）。莫里哀亲自饰演主角马斯卡里叶，这是他成功地塑造的第一个机智、热情、正直的仆役的形象。《冒失鬼》赢得了许多观众的欢迎，莫里哀一举成名。各地一些优秀的演员纷纷前来投奔他，莫里哀的剧团扩大了，虽然生活还是很艰苦，但演员们都很团结。

1656年，莫里哀带领剧团去法国南部的贝济埃市，在那里首次公演他的新作《爱情的怨气》。这也是一部五幕韵文剧，有些场面比《冒失鬼》更充满生活气息，语言也很生动。莫里哀在剧中扮演喜剧角

色柯耳贝尔。这个剧同样受到观众的喝彩，莫里哀剧团的声誉更高了。

这时，在法国外省，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剧团或流浪剧团能同莫里哀剧团匹敌了。但莫里哀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他向往着重返首都巴黎，在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赢得荣誉。经过莫里哀和玛德莱娜的奔走活动，他们争取到了国王的兄弟奥尔良亲王的支持。在他的推荐下，宫廷的大门终于向他们打开了。

1658年10月24日，无论在莫里哀的艺术生涯中还是在法国文学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在巴黎古老的卢浮宫的警卫大厅内，流浪各地达十二年之久的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及太后面前献演了。国王当时二十岁，已经开始在周围物色可能对他有用的人材。演出的第一个剧本是高乃依的悲剧《尼高梅德》，莫里哀饰主角，他念的大段台词直叩年轻君主的心扉，似乎在号召他去获取荣誉，然而掌声却寥寥无几。接着，莫里哀宣布加演他编写的小喜剧《多情的医生》（已失传），仍由他饰演主角，结果引起全场欢笑，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路易十四对演出表示满意，下令把与卢浮宫毗邻的小波旁大厅拨给莫里哀的剧团使用。

1658—1664年是莫里哀回到京城后的戏剧创作活动的第一个时期。1659年公演的独幕剧《可笑的女才子》奠定了莫里哀作为现实主义喜剧家的地位。在这部喜剧里，他嘲笑了十七世纪贵族矫揉造作的

语言和他们的虚伪，刺痛了贵族沙龙集团，他们赶紧指使文人编写剧本进行回击，一度还通过行政当局禁演《可笑的女才子》。建筑总监以扩建卢浮宫为由将小波旁剧场拆毁，企图使莫里哀重新流落街头。然而，这出喜剧“处处都在正经、合理的讽刺范围以内”（《可笑的女才子》序），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经过莫里哀的申诉，国王决定将王宫剧场修整后拨给他使用，从此莫里哀剧团就一直在这个剧场演戏。

1660年，莫里哀不顾矫饰派文人假正经的抗议，上演了独幕剧《斯嘎纳耐勒》，批判计较利害的婚姻关系，取笑妒嫉心重的丈夫。斯嘎纳耐勒是莫里哀在传统的基础上独创的滑稽人物的形象。这个人物出现在莫里哀的六个不同的剧本之中，与民间闹剧里的定型人物不同，呈现出多种多样性，有时他是资产者，有时是仆人，有时是农民……新的剧本又获得普遍欢迎。

接着，莫里哀演出反对封建夫权思想，歌颂恋爱自由的社会问题喜剧《丈夫学堂》（1661），这是一个雅俗共赏的三幕韵文剧。

1661年，法国首相马萨林死后，二十三岁的路易十四才亲自执掌政权，宣布“朕即国家”。他作为趋于衰亡的没落封建贵族和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之间“表面上的调停人”，获得了绝对的权威，开创了“太阳王”朝代。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政体，他鼓励并提倡古典主义文学。莫里哀为了用喜剧讽刺反动僧

沿和特权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得不与王权合作。1660年，他收回了死去的兄弟“王室侍从”的头衔，以便出入宫廷，接近路易十四，争取得到他的保护。即使这样，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国家里，莫里哀的创作道路仍然是极为坎坷不平的。

1662年初，莫里哀和阿尔芒德·贝雅尔结婚。阿尔芒德是玛德莱娜的小妹妹，莫里哀和她年龄相差较大，后来莫里哀的敌人对这件婚姻造了许多恶毒的谣言。莫里哀对这些谣言一概不予回答。

1662年12月26日，莫里哀主演五幕韵文剧《太太学堂》。这一天，莫里哀的朋友和敌人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围绕一个剧本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决斗，这在法国戏剧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太太学堂》发展了《丈夫学堂》的主题思想，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讽刺的范围更加扩大，艺术的形式更加完美，因而上演的效果也就更佳。这出喜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巴黎城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谈论”，它有力地动摇了悲剧体裁独尊的地位，从而引起莫里哀同以勃艮第府剧团为中心的保守派文人长达两年以上的论战，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喜剧之战”。保守派文人攻击这个戏“有伤风化”，1663年6月莫里哀对《太太学堂》的批评一文予以驳斥，同时提出他的现实主义的喜剧理论，认为演喜剧比演悲剧更难。保守派文人们编了剧本进行反击，还对莫里哀作人身攻击。在国王的授意下，同年10月莫里哀又演出短剧《凡尔赛官即兴》，他和演员们在这个剧中都以本名登

场,对当时悲剧表演中程式化的、夸张的腔调和姿势尽情嘲笑。“喜剧之战”在法国舞台上开辟了喜剧以及歌舞剧的新时代。这一年,国王赐给莫里哀“优秀的喜剧诗人”称号和每年一笔津贴。后来,莫里哀剧团成了“国王剧团”。

1664—1669年是莫里哀一生创作中最重要的阶段。年轻而爱好虚荣的国王越来越要求莫里哀为他加紧工作。1664年1月29日,莫里哀遵照路易十四的旨意,在卢浮宫演出《逼婚》,当时为三幕,是莫里哀创作的第一个宫廷芭蕾舞喜剧。路易十四兴致勃勃,亲自化装成埃及人参加舞蹈表演。同年2月15日,这个剧挪至王官剧场上演,取消了芭蕾舞,压缩成独幕喜剧。剧中,莫里哀通过两个滑稽的哲学家形象,嘲笑了唯心主义的经院哲学和不可知论的荒谬悖理。

这时,经过三年整修的凡尔赛宫即将竣工,豪华的装饰和花园使廷臣们惊讶叹服。路易十四决定举行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1664年5月12日,莫里哀在凡尔赛宫的节日晚会上演出他的代表作《达尔杜弗》(又名《伪君子》)。这部喜剧大胆地讽刺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一——天主教会,以致使一贯以诗人保护者姿态出现的国王路易十四在教会的压力下也急忙下令禁演此剧。莫里哀向路易十四呈送了第一份《陈情表》,揭露暗中施展伎俩的“达尔杜弗之流”,但是禁令并未取消。与此同时,有个教士还在一本小册子中把莫里哀叫作“魔鬼”,要求施以火刑,莫里哀没

有被威胁吓倒。他反而加写了两幕,使《达尔杜弗》成了五幕韵文剧,并把戏名改为《伪君子》,剧终时伪君子被当众戳穿、逮捕。这个修改本在路易十四北征前得到了他的口头批准,于1667年8月5日上演,但下一天又遭到代理国政和警务的巴黎最高法院院长的查禁,巴黎大主教也张贴告示,禁止教民“演出、阅读或听人朗诵”这出喜剧,违者开除教籍。莫里哀气病了,把剧场关闭了七个星期,同时派两位演员给远方的国王递送第二份《陈情表》,声明“如果达尔杜弗们占了上风的话。我是一定再也不想写喜剧了,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以后权利所在,有例可循,更要迫害我了……”次年,由于天主教内派系斗争加剧,教皇颁布“教会和平”的诏书,一切迫害的行为不得有所收敛。1669年2月5日,经过五年的坚持斗争,莫里哀获得了可以演出《达尔杜弗》的旨令。他取消了先前的一些不得已的改动,《达尔杜弗》“死而复生”,终于以定稿本的形式正式在王宫剧场公演,演出时盛况空前。《达尔杜弗》是一部思想深刻、艺术成熟的“政治喜剧”,揭露的是当时反动的天主教组织“圣体会”,它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进行危害法国人民、扩展教会势力的勾当。其实,伪善本是十七世纪法国宫廷的风尚,剧中奥尔恭一家的命运正代表了封建统治下法国人民的命运。在这部喜剧里,莫里哀塑造了一个性格突出而又有极大概括意义的典型形象达尔杜弗,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伪君子”的同义语。

当《达尔杜弗》首次遭到禁演，剧团处于困难的境地时，1665年2月15日，莫里哀在王宫剧场演出五幕散文剧《堂·璜》（或名《石宴》）。这个剧本的主题也是鲜明的，认为放荡和罪恶应受到惩罚。莫里哀通过堂·璜这个古老的民间传说中人物，把讽刺的矛头主要指向法国的第二等级——贵族阶级，这在当时又是一个十分勇敢的行动。《堂·璜》激起了莫里哀敌人新的仇恨，他们用强大的压力，迫使莫里哀从第二场演出起，对剧本作了一些删节和修改。尽管如此，由于指责和咒骂的声浪越来越高，这个剧目在演出十五场之后终于取消了。得到剧本的出版商也不敢出版。这部杰作直到1682年作者死后才第一次印行，但仍是删节本。1683年在荷兰出版的本子才是完整的，待荷兰本再流传回法国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这时，莫里哀的身体已越来越衰弱，烦心的事实在太多。1665年冬天他大病了一场，接连几个月不能登台演出，有人甚至传说他快死了。然而他却再次振作起来，于1666年6月4日在王宫剧场主演五幕韵文剧《愤世嫉俗》。莫里哀从1664年起就着手写这个剧本了，个别几幕曾在朋友家朗读过。但直到他的《达尔杜弗》和《堂·璜》都遭到禁演时，他才写完并正式演出这个剧本。《愤世嫉俗》描绘了一个完整的宫廷贵族社会。莫里哀对一些宫廷贵人刻画入微，表明他对这个社会中的虚伪、腐败等丑陋的恶习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并感到深恶痛绝。全剧充

满哲理性的幽默，深得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波瓦洛的赞赏。

1669—1673年是莫里哀创作生涯的最后一个时期，他对喜剧形式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三幕散文剧《屈打成医》(1666)取材于十三世纪法国一首民间叙事诗《乡下医生》，莫里哀将它改编成剧本。该剧描写十七世纪法国的下层社会生活，歌颂乐于帮助一对青年恋人反抗封建家长的樵夫斯嘎纳耐勒。这个剧本反映了莫里哀善于向民间文学学习，后来成为他最受欢迎的剧本之一。

《屈打成医》在王宫剧场演出不久，莫里哀奉旨又得在圣日耳曼行宫举行的豪华庆典活动中匆匆上演几个舞剧。其中《西西里人》(或名《画家的爱情》，1667)是一出芭蕾舞喜剧，具有异国情调，演出效果不错。

不久，莫里哀因劳累过度，肺部出血，病势严重，在医生的嘱咐下，他不得不离开巴黎，到乡下去休养。他的朋友波瓦洛、拉封丹等常到奥特伊的住所去看望他。几乎近一年时间，莫里哀没有再发表新的剧作。

在莫里哀一生的最后几年中，他创作的喜剧主要讽刺对象是上层资产阶级，批判他们努力把自己贵族化的可笑企图。他创造了形形色色的资产者形象，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

《乔治·当丹》(或名《受气丈夫》，1668，三幕散文剧)中的主人公是个富农。他花大钱娶了一个

贵族小姐，想以此抬高社会地位，结果不但受了骗，还在贵族丈人的训斥下不得不向老婆跪下讨饶。他把自己比作一个“赔了钱的买卖人”，不断重复地说：“这正是你自作自受呀，活该。”

《吝啬鬼》(1668，五幕散文剧)是莫里哀最深刻的“性格喜剧”之一。放高利贷的阿尔巴贡老头嗜钱如命，可这个鳏夫却想娶一位妙龄女郎。这姑娘碰巧是他儿子热恋的情人。他儿子的听差帮小主人的忙，偷走了阿尔巴贡埋藏在花园里的一箱金币，使这个吝啬人痛不欲生。最后他宁可放弃姑娘，要回金币。在《吝啬鬼》中，莫里哀辛辣地讽刺了私有制社会中人们对财富的渴望，说明贪婪泯灭了人的一切感情，这个剧本是莫里哀描写同类主题的最优秀剧本。剧中人物阿尔巴贡是莫里哀创造的一个成功典型，在法语中已成了“吝啬鬼”的同义语。

接着，莫里哀又写了几出芭蕾舞喜剧。《德·浦尔叟雅克先生》(1669，三幕散文剧)塑造了一个外省地主滑稽可笑的形象，他以为有钱就能娶到美丽的姑娘而在巴黎受尽捉弄，狼狈不堪，最后被撵回老家去。

《贵人迷》(1670，五幕散文剧)是莫里哀“世态喜剧”的代表作，描写庸俗的资产者想依仗金钱的势力跻身贵族行列的丑态。剧中布商出身的汝尔丹一心想买到贵族的衣饰、举止和谈吐，这种向贵人看齐的虚荣心使汝尔丹误把一个破落贵族当成了“宫廷的重臣”，被他骗去不少钱财。这个资产者择婿非要

贵人不可，一个名叫克莱翁特的青年资产者向他的女儿求婚不成后，只好冒充土耳其皇太子，在隆重的仪式中，克莱翁特给汝尔丹封官加爵，这才使汝尔丹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他。剧本辛辣讽刺了小市民出身的资产阶级力图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种种丑态，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现实主义的揭露和批评。

不久，为了筹备1671年的狂欢节，路易十四指示莫里哀创作一出豪华的芭蕾舞剧，莫里哀选择了希腊神话中浦西色和爱神的恋爱故事作为题材。由于时间紧迫，他邀请剧作家皮·高乃依和菲·基诺一起合作。1671年1月17日，五幕韵文剧《浦西色》在巴黎杜伊勒利宫的机关布景厅内首演，场面华美壮观。莫里哀夫人阿尔芒德饰女主角，他们六岁的女儿埃斯普里也登上舞台，扮演一个不说话的小女孩神。

同年5月24日，莫里哀在王宫剧场演出了他的著名喜剧之一《司卡班的诡计》。在这个三幕散文剧中，他让聪明而爱打抱不平的仆人司卡班作为全剧的主角，把凶狠的主人骗到一只口袋里用棍子痛打。这种民主主义的精神，反映了莫里哀的反封建倾向。

在这一年里，莫里哀仍然得不到休息的机会。国王下令1671年底要在圣日耳曼安排一次娱乐活动，为此他要莫里哀写一出喜剧，把一些音乐舞蹈的优美片断串连起来。12月初演出的《芭蕾舞中的芭蕾舞》，实际上是由《浦西色》、《乔治·当丹》、《贵人迷》中几个芭蕾舞幕间剧组成的，而起串连作用的喜